

第二十二回 探花郎露尾藏頭 勢利婆改弦易轍

卻說馬、來公彼此感情，依依分袂。馬成名自往北去。來邵才星夜趕到揚州，吩咐秀郎、富高：「且莫說我做官。」此時高公起官入京，邵才就不到家，先望武公府。時值武公不在家，一直走到書房裡來。瓊碧見丈夫回來，叫丫環送茶，低聲道：「相公一別經年，想有些好處麼？」邵才向瓊碧耳邊將他改姓做官的事說了，又叮囑道：「且莫作聲。看丈母勢利面孔如何？」瓊碧歡喜無限，便同邵才入內，進到後堂。先有人報知蘭氏道：「奶奶，高相公來了。」此時蘭氏二女婿呼延升打死人，被屍主在按院告下，批在刑理拘拿，合家躲在武公家裡。拿限的銀票出了三張在外，呼公子央分上去，直許到七千金還不肯。中間人來說，定要補足一萬，方得免捉。那呼家雖富，不過萬金家私，今日如何出得起？蘭氏私下貼他三千，只留得七千之數，所以氣悶在家。夫婦進去報知，蘭氏氣上添氣，任憑他夫婦走到面前。邵才叫道：「阿母。」作揖下去。蘭氏見他葛布衣服，依舊模樣，也不敘一句寒溫，反說道：「你兩位兄弟高發了，你還不見發，想是大器晚成！你丈人眼力不差。」遂冷笑一聲，往樓上去了。

恰好武公回來，聞知女婿已歸，遂入房來見。禮畢，武公問道：「賢婿在京起居如何？」邵才道：「賴岳父福庇，亦稍有遭際，候少頃細陳。」武公命收拾便飯。蘭氏在樓上罵道：「好好一塊肉，與那個窮鬼吃！自他入門之後直鈍到如今。如今我二女兒家遭這橫禍，我正受氣不過，又來見神見鬼，要水要湯。」邵才聽了，問武公道：「呼延升仗為甚事？」武公道：「是你姨父無故打死住屋的人，被告到按院處，批在理刑，得萬金才妥。如今他夫婦兩個躲在我這裡，府縣差人在此提拿，攪得合家不安。」蘭氏聽了，在樓上罵道：「他兩個住在此，飯米都是自帶來的，破費你老殺什麼？就是要用一萬，也是他自取來，料不像那窮鬼沒人養贍，雙雙對對住在這裡吃！」氣得武公面如土色。邵才只是冷笑，遂有個主意在肚裡，對武公道：「愚甥一路同一個朋友回來，卻是按院的親戚又是刑理的師長，現在舟中相等。我且出去會他一會來說罷。」遂同武公舉步出外廳到自己房裡。邵才掩上房門，將改姓得中探花許多事情細細述了。武公喜極。邵才又叮囑武公道：「愚甥因岳母一向相待光景，所以不說破，適才進見，仍是舊時面目。等愚甥把衫丈這事顯個手段與岳母看看，再說明白。」武公笑道：「有理！」邵才出來，叫秀郎、富高悄悄吩咐道：「你可先打個報條到按院衙門去，使他知道，並使本府各廳曉得，說來爺明日就要起身往浙，下處寓在武爺家。」二人領諾而去。邵才轉身就往裡面進來，只見丫環走來說：「小姐請相公進去。」邵才進房問小姐：「何事？」

原來是蘭氏私叫瓊碧問他同下來的按院相知是真是假。邵才道：「我同來的朋友姓來，是新科探花，欽授江南福建、浙江、廣東等處剿寇監軍，揚州的官員俱寫腳色來見他。我一路行來都虧這個朋友，今日請他一請才好。」是時，蘭氏門外竊聽，叫個婦人來說：「奶奶留相公，且慢出去，有話相商。」邵才道：「既是岳母有言，我稍停片刻。」說罷，走到廳上和武公閒談。不一時，排出果點蔬菜，十分豐盛。武公疑心道：「不知奶奶今日為何這等相待？」卻不曉得是蘭氏聞邵才與按院相知，便關心到二女婿的事，所以變了本來面目。

少頃，富高、秀郎回府，邵才命叩見武公。那兩個遂磕了頭立起來。武公道：「此便是尊使麼？」邵才道：「正是。」富高在左耳邊不知回復了什麼，邵才吩咐道：「若府縣來拜，你回他拜客未回，待第三次來，我方見他，有人問你，你不必說我就是來爺。」

不一時，門上來人報：「刑廳老爺來拜。」富高出去答應說：「來爺在外拜客。」刑廳去了，知府同知通判陸續來拜。富高出去答應，說來爺在外拜客，收了手本，照前回復去了。武公家人來問富高，富高道：「來老爺是高相公的相知，今晚要這裡來。」家人互相傳說，蘭氏聞知，叫人來請高相公同老爺進去吃飯。翁婿二人到得房裡，見擺下許多果盒，就是等親翁也不必這樣盛設。只見蘭氏笑嘻嘻的對邵才道：「呼延姐夫留你便飯。」那呼延升過來作揖，就送酒入席。方上四樣，外面傳說巡按老爺將到門了。高邵才便叫富高進來說話，恰好富高手拿個通家寅弟的帖兒傳說：「許爺先付名柬來動問來爺可曾到寓，若到了立刻就要來拜。」邵才對富高道：「你可照許爺的寫法代我寫個名帖回復許爺，說來爺今晚戌時方到，明早相會罷。」富高應道「曉得」，自出去了。呼延升問道：「這老爺今在何處？」邵才道：「老爺現今仍住在舟中，弟約他今晚到此相見。」

飲到下午時分，邵才起身告辭，回到自己房中。方才坐定，只見蘭氏走到他房內來，後面跟著十四個使女，掇了十四隻皮箱進來。蘭氏叫眾人放下皮箱，都令出去，拴上門，手裡拿出一把鑰匙來，開出每箱藏銀五百兩，請女婿逐箱點明。邵才道：「這何事？」蘭氏笑道：「且點明了，我對你說。」邵才逐箱點明，足足七千之數。蘭氏將鑰匙交與邵才，遂說道：「你呼家衫丈晦氣的事，你丈人方才對你說過了，那理刑差人來拿，曾許他七千金，只是不肯，他定要一萬。你想二姨家裡哪有許多銀子？」這句話未說了，蘭氏忽然眼中流淚，哭將起來。邵才安慰道：「岳母有話只說，且莫悲傷。」蘭氏含淚又道：「因他聽見你說同來老爺下來，與按院有來歷的，思量求遠莫如求近，願將這七千銀子央你轉求那姓來的，說個分上，只要免得你衫丈無事，這皮箱之物任你取去。呼家總不管他。你可看我老身面上，央這姓來的周旋個十分乾淨，也是你的大陰德。」邵才道：「衫丈這事也是極難周旋的。但姓來的肯說，再無不妥。只怕小婿這個嘴臉做事不來，岳母還是央別人去好。」蘭氏聽這話有些刺心，胸中有三分火氣，只是要為二女婿不得不忍耐，便含笑道：「你衫丈一向敬你，必是大器，所以今日一心托你。你不要推辭。」邵才道：「小婿是具窮鬼，一者恐謀事不妥，這些下人又笑小高沒用；二者倘事做得妥時，衫丈看官府沒話說，懊悔用了許多銀子，也須請來當面議議才好。」原來呼延升押著銀子來時，立在門外，竊聽說到這話就敲門進來。蘭氏說道：「來得正好。」呼延升道：「方才高衫丈之言，小弟在外字聽得。大家泰在至戚，衫丈何必多言。小弟只要事妥，這七千金無論是衫丈這等替小弟效勞，就是衫丈自得，也是衫丈的本事，在小弟只有感激衫丈，哪有反悔之理？」邵才道：「若衫兄這等見教，明日按君刑廳來拜時，小弟為衫丈講個盡情罷了。」呼延升連連稱謝。外面又傳說，本府各官來過第二次了。蘭氏聽了益加奉承邵才，當晚酒肴之盛，生平未有。又袖一百兩銀子，私與瓊碧說，「你可拿與你丈夫使用。」當夜吃到二鼓方散。黃昏時坐船到來，富高、秀郎叫人搬了許多行李上來。府裡差民壯守衛一夜敲梆，熱鬧到曉。天明放銃吹打，傘夫執事色色整容。因他是監軍衙門，鎮守武弁撥三百軍士來護衛。一開門時，先是按院來拜，然後道尊本府參謁。單是理刑不准相見。武公家裡男婦們見邵才烏紗紫袍，迎送各官，個個駭異。各官見完，邵才就叫瓊碧換了珠冠鳳襖，請武公夫婦，拜了四拜，即乘轎去答拜按院各官，只不肯面會理刑。又到宅裡去拜母親靈柩，仍然回到武公家，此時武公家裡上下，人人都曉得探花就是高邵才，嚇得平日這些輕慢他的家人，都來叩頭請罪。蘭氏此時愈加奉承，在瓊碧房中小姐長小姐短，請請可也。這書是

又過意不去。可見世上人情勢利，母女尚然如此，何況他人！

是日，按院請尤理刑登門相邀。因是三次不見他，心下憂疑，不知為著何事。青衣跪門私送銀三百兩，與富高、秀郎討個門路。秀郎進來把生理刑的事稟知邵才。邵才道：「銀子你二人拿去用便了，可私對他說，我老爺也沒有什麼事，只是入境之先聞得有孝廉人命事，中間有人要索萬金。這舉人是老爺至親，只怕老爺就為此不樂意也未可知。」富高、秀郎悄悄地把此話對理刑門子說知。理刑心下著急，曉得就是呼延升的事，急忙回去叫原告來，這裡支兩百兩俸金與他，吩咐道：「你若要抵命，不但這銀沒有，並連累你父親屍骸暴露，你也可忍？何況呼延升現今至親來翰林幫他，只怕他爺也不便十分執法。我今賞你二百金，你可去埋葬息訟，倒是你終身受用。」那原告聽了理刑之言有理，叩頭拜謝，計領銀子而去。

刑廳遂將原狀到按君處稟明，來公與呼家是親戚，就求按君勾銷了這狀子。仍到武公家，叫人尋呼家人說明了他的用情處，方敢登門請見。邵才開門相會，理刑跪下道：「司理無知，不知大人龍旌速奔，有失遠迎，知罪了。」邵才請起相謝道：「舍親事垂蒙公祖照拂，佩德良多。」理刑又鞠躬，連稱「有罪」，茶罷辭去。

這呼延升感激不盡，到邵才房裡來致謝。蘭氏見邵才說得分上極驗，把他當個菩薩相待，因致謝極其周備。邵才見這花臉，又笑她，又鄙她：「若不是當初輕視我夫婦，今日我將這銀子自然義不容辭，如何好受許多銀子！今日我將這銀子公用罷。」當晚領了按君的酒，明日將所得之物，分散各郡窮民孤寡之人，歡聲載道。所餘一二千金，心上欲到吳越訪問祖父母消息，忙忙攜了瓊碧別過武公夫婦，即時下船來到京口，訪問邵公。未知相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